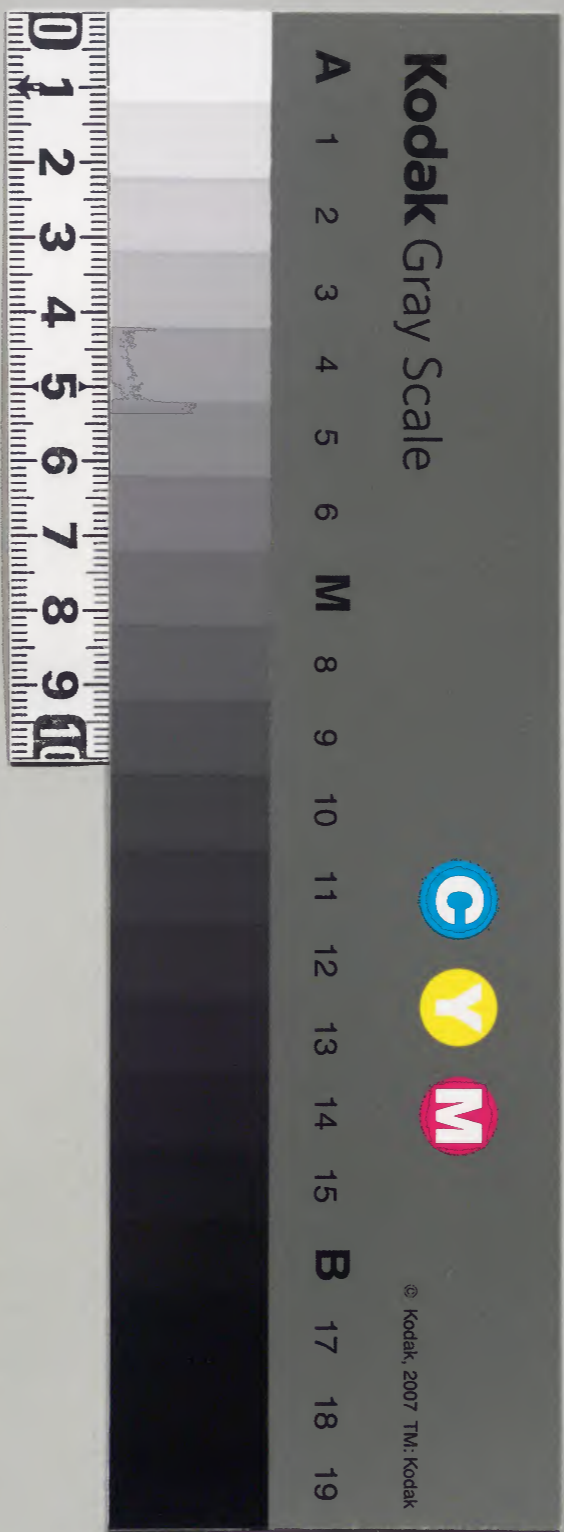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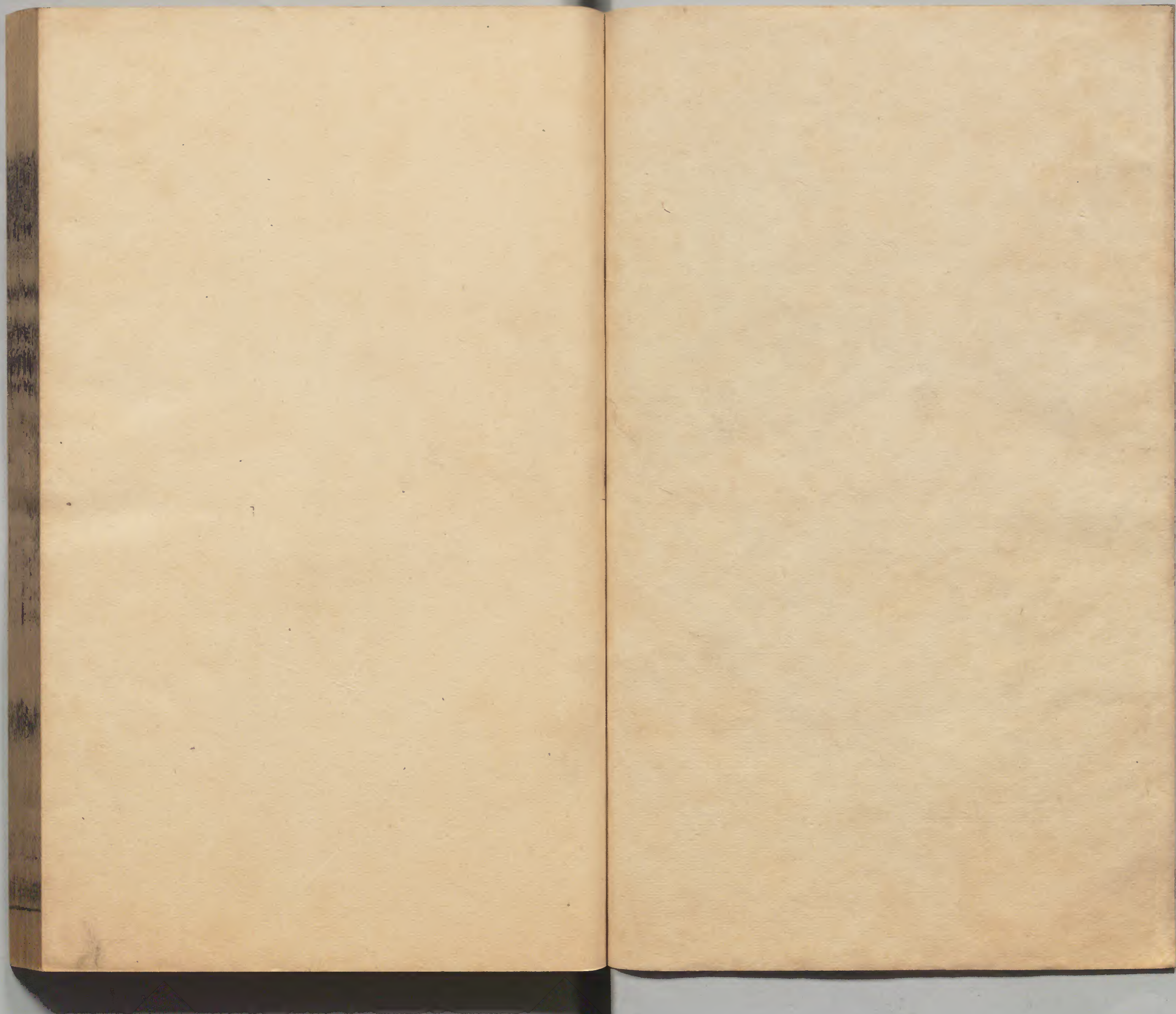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十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 35 )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六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癸酉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盡巳亥晉武帝咸寧五年

**考異** 據凡例分註後主二

字當作 帝禪 凡二十七年

癸酉 十六年 **魏** 嘉平五年 **吳** 建興二年 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

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  
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

可為邇怨  
之戒

右所過事輒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不從故及魏追封循為鄉侯使其子襲爵

**覽**漢壽本廣漢葭萌縣地先主改漢壽縣屬梓潼郡晉武帝改晉壽郡今利州是引岑

彭來歙為戒光武時岑彭攻成都公孫述遣人刺之來歙攻蜀將王元於下辨蜀使人刺

之 **質實**西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漢壽蜀漢縣名屬廣漢郡晉改晉壽縣

後魏改興安縣置晉壽郡及益州梁改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利州隋初郡廢後改縣

曰綿谷州為義成郡唐復為利州又改益昌郡五代時唐改益州宋置寧武軍後置利州

路元為廣元路 本朝改為縣屬保寧府張嶷南充人

**書法**盜者何降人郭循也麻秋殺符洪則書故趙將晉穆帝永和六年循故魏

臣也志在復讐則其書盜何逆順異辭且咎禕也曷為咎之身為漢大將軍而盜得

殺之亦不得不任其咎矣故書曰大將軍費禕

**發明**此郭循也既為左將軍秩亦尊矣何以書盜彼固盜賊之靡耳循苟欲忠

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復挾匕首以為姦此正豫子所謂既已委

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為如此不過徼利於魏是特穿窬之下者

耳以盜書之  
夫豈過哉

###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擊魏雖見  
玩寇則非  
復諫遲威  
適足以殺  
其身而已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諫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曰：昔秦但得關西耳，尚并吞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長，又司馬懿墮斃，而其子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七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

有高祖之  
雄略始不  
効于數攻

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何不閉關自娛，而數出攻楚，豈其鋒亦而忘安寧哉？每鑒荆邯之說，近見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衆人皆心以為不可，莫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彊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

**覽**荆邯之說，光武建武六年，公孫述自帝蜀中，荆邯說述起兵，家叔父陳表諸葛亮恪

**集**

之叔父也陳表

**質實**

東興隄名注見延熙十五年滕胤北海人

###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集覽**

狄道縣名注見高后六年

###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初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

觀後諸葛恪之敗則費禕之謹守未可少之也

魏之委新城亦恃有張特耳觀特詐慰吳人語可見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四  
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哀痛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街徐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而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

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

**集覽**

新城

合肥新城也堅壁昌邑吳楚自敗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反周亞夫堅守昌邑不戰吳楚自叛而去洛門聚名也在天水郡冀縣洛一作落家不坐謂不坐家人之罪柵補編木為營寨曰柵流曳頓仆流謂流離也曳牽引也頓仆僵仆倒地也蓋喻其士卒傷病之狀

**質實**

一統志云新城在廬州府無為州城南一十五里乃三國吳諸葛恪所築以居

新附之人故名新城郭淮陽曲人陳泰穎川人鄧艾棘陽人

冬十月吳殺其大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

苟無相銜  
之召則恪  
已設于魏  
天尚何尤

并尸夷族  
處恪亦太  
過矣

二語當書  
諸紳

恪還建業陳兵入府卽召中書令孫默廉  
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征行之後曹所奏  
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  
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  
因民怨衆嫌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爲變遂與  
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  
后子岡并夷三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  
葬從之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  
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陸遜常謂  
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  
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  
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  
越雋太守張嶷與之書曰太傅受寄託之重  
而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卽君宜進言於

裁置御史  
惟憲所欲  
恣睢極矣

太傅旌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後東西並  
舉未爲晚也至是果敗○吳群臣共推峻爲  
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  
族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峻驕矜淫  
暴國人側目與胤雖內不洽而外相包容共  
事如  
**集覽** 曹所奏署曹謂選曹也其所聞奏  
前郎君玉樹高注古稱貴人子及身嘗事  
其父者曰郎君故藩鎮之子亦呼郎君  
**質實**  
一統志云石子岡在應天府南一十五里吳  
志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臨淮郡名注  
見新莽天鳳四年越雋郡  
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正編



**書法** 恪罪多矣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無罪書之也

### 吳殺其南陽王和

南陽無何氏不其餒而

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諡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齊王奮聞恪誅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諫奮殺之亦坐廢為庶人

**集覽** 德謙俊三子名

**考異**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

主芳十月立髦此當分注魏  
嘉平六年主髦正元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師

### 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

### 遂廢其后張氏

司馬首啓  
廢后之象  
厥後一傳  
太后傷廢  
再傳曹后  
殺于趙王  
倫三傳則  
手后失身  
于劉曜矣  
昭昭好還  
可不鑒乎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為師所擢用而心常在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環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

知其不免  
慷慨就死  
夏侯玄勝  
人多矣

計不萬全  
不求時免  
荀氏有卓  
識

五名竟何  
如實德

博取卓識  
三國之季  
一人

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霸  
之入蜀也邀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  
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  
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及下獄  
玄不肯下辭鍾毓夜為作辭流涕示之玄惟  
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  
允出為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歔歔師  
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豐弟翼為兗州  
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  
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  
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  
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  
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  
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俱見

畿既退畿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  
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  
畿為誤及豐死而冲為郡守卒繼父業○正  
始中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  
不受荀彧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  
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  
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  
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  
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  
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嘏又以豐不善謂  
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  
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絕交也斷徒管反以后父家是緝以張后父  
故不得仕子元司馬師字子上司馬昭字下

集覽

猶言

辭屈。服之辭也。孝懿李恢字豐之父。君謀。郭智字貴同。惡異喜人。與已同惡人。與已異。

**質實** 李豐建寧人。樂浪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朝鮮杜畿。杜陵人。東安郡名。注見

靈帝熹平三年。富春傅嘏。泥陽人。秦初。夏侯玄表字平叔。何晏表字玄茂。鄧颺表字東市。

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書法** 書臣子廢其。后自司馬師始。綱目書后為臣所廢。三魏張后。晉賈后。羊后。

**發明** 豐等書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正司馬師之罪。然不予其謀。誅師者何耶。

虛名無實之人。非能仗義有為。特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貴哉。此固書法之意也。

夏姜維伐魏。○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

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

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

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群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群臣莫敢

違。乃奏收璽綬。歸藩於齊。立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而別。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群臣

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

積威所劫 無其其矣

通鑑綱目 卷十六 漢後主延熙十七年 正編

曹魏一綫  
之緒少延  
于太后

以未受璽  
綬故從人  
臣禮

貴鄉公。文帝長孫。明皇帝弟子。于禮小宗有後。太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群臣議。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師使請璽綬迎之。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十月。髦至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群臣迎拜髦。下輿答拜。儼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位。百僚皆欣欣焉。

**集覽**

小宗有後。太宗之義。後建支子以繼太宗。記太傳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注別子為祖。謂公子若

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為小宗。謂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注見成帝綏和元年。奉太宗後。儼者。禮。大宗。伯注云。儼。進之也。疏云。出接賓曰儼。入詔禮曰相。古者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儼。止車門為句。車門謂公車府門也。公車府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及徵詣公車者。舊乘輿入。謂乘輿而入車門。此舊例也。**正誤**。止車門。車門三字。門名。人臣至此門。則止車而步入。唯人君則乘輿入也。又見晉安帝義熙五年。綱。質實。一統志云。高貴鄉古地名。漢屬元城。目。縣。後魏析置貴鄉縣。屬昌樂郡。周於

此置魏州隋改置武陽郡唐復置魏州五代唐改爲廣晉縣漢改爲大名縣宋省入元城縣金於此置屯營元初復置爲縣本朝初省後置屬大名府元城縣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

**書法**

書廢其主芳遷之迎高貴鄉公髦立之易辭也司馬氏之勢成矣

乙亥十八年

魏正始二年

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母

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

吳儉走死

延知二人無成耳觀後起兵與討可見  
推其心孤其善是制敵一策

初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于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管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衆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

兵

師自知其  
罪故畏怯  
如此

餉

北金編目 卷之六 二十  
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勅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畧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曰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

兵

爭南頓  
吳寇王基  
明于兵法

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灑水閏月次灑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上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小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兖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七

正編

旬知大義  
驚饒智勇  
儉欽可謂  
有子惜其  
無成也

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  
之未知所為其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  
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  
夾攻之鵞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  
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  
應會明鵞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鵞以匹馬  
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  
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日出啓云欽  
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之  
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  
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  
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  
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繼不  
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傳首

京師詔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  
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儉孫女適劉氏  
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  
人者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懲亂  
源而傷孝子之恩且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  
嬰戮於二門非所以矜女弱均法制也臣以  
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  
使從夫家之戮魏朝從之遂著為令

**集覽**

項今陳州項城瘡創瘡力救反赤瘡腫病也  
創讀曰瘡亞夫之長策注見前年堅壁昌邑  
而吳楚自敗南頓有大邸閣南頓注見光武  
建武十九年邸閣倉廩之異名也先人有奪  
人之心左傳文也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次  
憑橋次者兵舍止之名何休曰次有候也憑

正編

倚謹反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入潁卽汝南潁疆縣有橋在焉安風東漢竇融傳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是知安豐安風皆漢縣名也魏陞安豐縣爲郡安風縣廢壽春注見秦王政六年譙宋譙春秋爲東國之焦邑秦爲譙縣屬沛今亳州是也宋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卽今州也漢改梁國隋置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城本漢睢陽縣也宋城縣在州南橐臯春秋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服虔曰橐臯地名杜預曰在淮南逡道縣東南橐章夜反一音託今橐或作拓索隱曰橐臯縣名在壽春括地志云橐臯故城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案巢縣今隸無爲軍嬰戮猶言被誅也既

醮之婦醮冠娶祭名既醮已嫁也禮凡初昏壻盛服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登車記昏義注酌而無酬酢

**質實** 諸葛誕琅邪陽都人一統志云項曰醮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晉屬陳國復屬梁國東魏置北揚州及秣陵縣北齊信州後周陳州皆治此隋始改爲項城縣屬陳州宋屬淮寧府金仍屬陳州元初省入商水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王肅東海人鄒人朗之子鍾會潁川人繇之子王基曲陽人譙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五年宋古邑名周封微子於此爲宋國秦爲碭郡地漢爲睢陽縣屬梁國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



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  
 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  
 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  
 元因之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改屬  
 開封府汝陽漢之縣名屬汝南郡即周之沈  
 國地劉宋屬汝陽郡隋初屬豫州尋改為澠  
 水縣屬陳州又析上蔡縣地別置汝陽縣省  
 澠水入焉即今縣也唐為蔡州治金仍舊元  
 省平輿入焉本朝因之為汝寧府治所仍  
 屬焉橐臯地名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二十里  
 左傳哀公會吳侯即此慎縣漢初所置屬汝  
 南郡晉屬汝陰郡後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潁  
 上縣西北揚州注見  
 秦王政六年壽春

**書法** 儉等書討罪師也故師書擊于是吳  
 孫峻率兵將襲壽春欽既攻師敗退  
 聞峻至橐臯遽詣峻降則降吳也書奔吳  
 何為欽諱也諱欽所以惡師也故儉亦止  
 書走  
 死

**發明** 司馬師既廢其主罪名暴白儉欽討  
 之雖敗而死然名義則甚正也故書  
 其官書起兵討師皆所以予之耳陳壽志  
 魏乃以反書儉欽且壽前此以魏為主故  
 於討操之人以反書之今司馬氏反魏者  
 也壽既主魏乃復於為魏討賊之人名以  
 反逆何哉若壽者知有強弱而不知有逆  
 順可謂逆賊之忠臣矣不有君子正色書

之則儉欽輩  
真反者耳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

錄尚書事

考異

提要無二月師三字

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髦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質實

許昌縣名注見後主建興

云魏主髦詔勅則出自高貴鄉公也詔以昭為大將軍則司馬氏之意也

十一年洛水注  
見高后三年

秋七月吳孫峻殺朱公主

吳將軍孫儀等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千人全公主譖朱公主云與同謀峻遂殺之

實按三國志云全公主全琮之妻朱公主朱據之妻皆吳大帝之女也

書法

於是孫儀謀殺孫峻不克死不書略之也而用譖殺先君之女其罪大矣

故書殺罪之

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西遂圍狄道不克

# 而還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

## 兵

鎮定人心  
是大將第一要訣  
不遠通驛  
善駕人耳  
日但傳人  
近裏郡縣  
使如常郵  
簡以達洛  
陽也

穀之實招納羗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執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

**集覽**

洮西洮水之西也洮水注見延熈十二年櫟陽注見

**質實**

抱罕縣名

周顯王八年希簡上事希罕簡省也恐封上之事繁而擾動天下  
注見靈帝中平元年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年京兆狄道縣名注見高后六年

### 冬吳始作太廟

**書法** 前書魏始建社稷宗廟志僭始也此其書始何緩辭也吳於是立國改元三十五年矣而始作太廟特書曰始所以志其慢也終綱目宗廟書始二書初一丁

巳年北  
漢主

**丙十九年** **魏** 甘露元年 **春正月** 以姜維為大將

**軍** ○夏四月 **魏** 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 **質實** 冕袞

注見平帝元始五年赤舄  
注見獻帝建安十八年 ○魏主髦視學

優少康于  
漢祖有志  
中興可稱  
賢主特天  
命改卜無  
可如何耳  
自討之禍  
則太無謀  
亦性急之  
害也

初魏主髦宴羣臣於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至是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及鍾會等講宴於東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集會輒馳而至望 **質實** 司馬孚河內人王沈晉陽孚之子也 **質實** 人機之子裴秀聞喜人潛

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 **集覽** 敗績

左傳莊十一年大崩曰敗績注司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死者甚眾蜀人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由是怨維質實南安郡名注見建興六年祁山注同上年段谷水名在鞏昌府清水縣東南南山下蜀將姜維為鄧艾敗於段谷星散流離即此

**書法**

不書鄧艾敗之尊漢也

八月魏司馬昭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書法**

效操而未盡敢者也然奏事不名與贊拜不名則有間矣終綱目奏事不名一書而已書假黃鉞始此終綱目書假黃鉞七黃鉞四晉惠帝永熙元年

○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綝為侍中輔政

**書法**

孫峻何罪峻也吳臣卒無不書官者惟呂蒙孫峻不書削之也

○吳大司馬呂岱卒

始岱親近徐原慷慨有才志岱賜以巾襦與  
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  
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  
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  
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集覽巾襦巾首  
於何所聞過乎卒年九十六侯反單衣也案單衣即中單實錄曰古者朝  
燕之服有中單宋文帝令雷次宗以巾襦侍  
講貴德淵貴重之質實呂岱廣  
也徐源字德淵陵人

### 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

吳車騎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綝輔政大怒  
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出駐

以討綝舉  
兵以不克  
自殺呂據  
不愧臣節  
矣

武昌未行據引兵還約胤共廢綝綝遣從兄  
憲將兵逆據而使人趣胤行胤懼勒兵自衛  
綝表胤反發兵攻圍之或勸胤曰引兵至蒼  
龍門將士必委綝就公矣時夜已半胤侍與  
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  
殺胤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耻為叛臣  
遂自殺

**書法** 胤據亦孫儀耳則何以書綝  
國賊非峻比也故書殺罪之

###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  
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

祥直純孝

矣然為覽者難得為覽妻者更難得至孝萃于一門其千古瑞氣所鍾歟

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集覽**母終為句母之壽終也不空別駕之功**海沂**索隱曰沂水出東海故曰海沂沂又注**質實**盧毓涿郡涿人植見獻帝建安三年沂人呂虔任城人

### 吳孫綝殺將軍王惇

**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惇與峻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書法**

於是惇及峻從弟憲謀殺綝綝殺之曷為不書憲憲弟也綱目之意微矣是故孫憲弟也謀誅綝綝殺之則不書殺憲而止書殺惇李克寧叔也謀作亂存勗殺之則不書其黨而書殺五

丁丑二十年 **魏** 甘露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

主德

漢後主延熙二十年 正編

亮有可為之資惜不善藏其用卒為權奸所廢可即未盡可也

智能察微

魏置征東征南備吳征西備蜀征北備鮮甲放曰四征

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

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為

**集覽**

特制事皆經省而特有詔制也

**書法**

始親政何峻專也終綱目書始親政六是年宋乙丑年文帝丁未年魏弘

齊辛未年魏弘陳巳卯年周毓壬辰年周邕皆或專之者也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

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考異**

提要奉作以

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心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充達之子

通鑑綱目

卷十六

漢後主延熹二十年

三

正編



誕之討逆  
可取然與  
賈充言則  
不密又欲  
以十五萬  
餘人聚食  
一年為自  
守計則不  
智所以雖  
得衆心而  
終于無成

兵

也詔以誕為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歛  
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  
年食為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  
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  
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等與文欽同救  
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將  
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衆因山  
乘險突入城昭勅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  
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為欽外執詔基  
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脩  
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  
於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  
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等解壽

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使異更  
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  
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  
咸怨昭乃縱反間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執  
不能久誕益寬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  
班焦葵誕謀主也言於誕曰宜及衆心尚固  
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全空坐守死無  
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降全懌兄  
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懌  
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城欲盡誅諸  
將家故逃來歸命懌  
等遂帥其衆出降  
**集覽** 輕俠輕去聲不持  
權力俠輔人者也小子  
靚質實賈充襄陵人陳  
靚質實少也靚少子之名  
靚質實東海人矯之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漢後主延熹二十年 正編

子安豐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七年

**書法**於是誕不就徵殺揚州刺史歛兵自守耳書起兵討何予之也曷為予之

誕嘗有死難之語近於以身殉國者綱目於此不書魏主髦自將書奉其主髦則非

髦意而制於昭也明矣故止書攻凡書奉其旨云者皆不出於其主者也終綱目書

奉其主奉帝四是年晉惠帝太安二年再書永興元年

**發明**考之分注誕非純於起義者特迫於內不自安耳然綱目書起兵書討昭

略無貶詞昭既奉主而行分注曰討而綱目止書曰攻豈自相矛盾哉分注備前史

之言而綱目出於特筆故所書如此當是之時司馬昭脅制其君前書自為大都督

奏事不名假黃鉞則是篡執已成于廢放之後矣天下之人有能奮臂倡義皆君子

之所予不遑恤其他故夫急於討賊則凡心跡之純駁人品之高下事業之成敗皆

置不論直欲誅篡逆之人而後已昭雖挾主為重然皆命在其手豈得謂之奉辭伐

叛此義苟行則如昭等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後世亦不可以名欺矣故

曰綱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 姜維伐魏

通鑑綱目卷之六 漢後主延熙二十一年 正編

譙周言當  
時之勢則  
是言文王  
何以少取  
多之術則  
非然漢諸  
臣惟姜維  
志存恢復  
耳若譙周  
者俛首受  
降之不暇

矣不能矢  
忠國片語  
也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率數萬人出駱谷時長城積穀多而守兵少  
魏都督司馬望及鄧艾進據之以拒維維數  
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  
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  
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  
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  
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眾以  
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  
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  
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  
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難  
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  
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

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  
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  
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執  
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驩優  
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  
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  
為意似收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  
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  
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 **集覽** 秦川注見獻  
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年長城即方城也楚之北境括地志云方城  
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左傳屈完對齊侯曰楚  
國方城以為成杜預曰方城在南陽葉縣之  
境山自北陽連百里號曰方城亦曰長城鴻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一 漢後主延熙二十一年 正編

溝注見漢王劉邦四年疾搏疾急也搏音博  
手擊也數跌數頓也跌音迭差跌也審發記  
射義曰持弓矢審固則射中

**質實**

駱谷關名注見延熙

七年一統志云方城山名在南陽府裕州東  
北四十里左傳楚屈完對齊桓公曰方城以  
為城即此今竹山縣亦有方城山然杜預註  
云山在葉縣南則此山是譙周巴西安漢人

戊寅

**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

**吳**景

**考異**按是年九月吳孫綝

廢其主亮十月立景帝此當分注  
吳太平三年景帝孫休永安元年  
春二月魏司

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之下瑾與誕亦人傑也誕拒克之謀討昭之階事雖無成不魏臣矣文鴞不終

誕得士心至此而討昭不克天也夫

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  
盡降者日衆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  
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鴞踰城  
自歸於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  
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  
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  
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關  
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  
誕麾下數百人皆洪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  
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  
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  
敵吾弗取也乃免鴞冒陳而死昭初圍壽春  
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  
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

漢後主禪景耀元年

昭有仁人  
之言宜其  
後嗣享國

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  
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  
糧必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  
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  
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  
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  
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  
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  
昭欲遣諸軍因擊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  
乘車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  
西之利、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  
內患未弭、是脩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  
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時鍾會謀書

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  
心之任、時人比之于房

**集覽**

冒陳冒、莫比  
反、犯也、陳與

陣通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三郡也。周禮職  
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川滎洛河、東曰兖州、其  
川河、沛河、內曰冀州、其川漳。  
上邽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 姜維引兵還

維聞諸葛  
誕死而還

**書法**

書還何譏也、何譏以伐魏出聞殺諸  
葛而還、則斯師也、徒乘人之危而已

矣故書  
譏之

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

辭不受

**書法**

懿嘗辭九錫矣止書不受此其書復何昭自加之復自辭之詐已甚矣上

書自為下書復辭後書始受所以深誅其心也故自是昭復三命三讓皆削之不書

綱目書九錫十四書自為復辭始受者二司馬昭劉裕晉宋之初一轍也

**發明** 世變日下姦偽日勝自操丕篡漢務為虛詞以惑世至司馬氏又益甚之今昭既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矣又復辭而不受果何意哉亂臣賊子將以文欺

天下綱目盡發其姦正色書之然後手足失墜如見其肺肝矣

主德

○秋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於太學 **集覽** 養老乞言

注見明帝平二年養老禮

以王祥為三老 **質實** 三老五更注見鄭小同為五更 明帝永平二年

**書法**

養老乞言盛典也髦能行之然亦無救於亂矣終綱目書養老四明帝永平二年是年齊壬申名魏主宏陳癸未年周主邕惟髦非美辭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冬十月迎立

小同康成之孫也

琅邪王休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為烏程侯

謀及婦人宜其敗也

時琳築第于朱鵲橋南

又使婦人知謀

孫綝以其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恩幹闔分屯諸營以自固亮惡之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嚴整兵馬孤當率宿衛臨橋且曰勿令卿母知女人不曉大事且綝姊也邂逅漏泄誤孤非小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使夜襲尚執之殺劉承比明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韃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共牽止之不得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亮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士氣

士氣

衡之獲免于死免于逆全得習氏之力

遂迎琅邪王休休於會稽遣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殺全尚遷全公主於豫章綝以休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唯唯選曹郎虞汜曰明公擅廢立之威誠欲上安宗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竊恐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十月休至群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綝稱草莽臣請闕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慰諭之以為丞相荆州牧○先是丹陽守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徙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

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衛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蔡戟又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集覽**恩幹豎孫緄三弟所謂橐鞬也禮樂記馬上曰鞬鞬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草莽臣草莽猶言草茅也注見順帝永和三年蔡戟。**質實**孟宗江夏人桓注見宣帝甘露三年。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李衡武陵人鄭瑛指吳主休而言烏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

### 十二月吳孫緄伏誅

吳主休大有智略所以能去巨奸如孤雛腐鼠

緄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緄反休執付緄緄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休許之凡所請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緄居外必有變衛士又告緄反休將討之密問計于張布布曰左將軍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緄稱疾休強起之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眾諸同謀者皆赦之故伏者五千人夷緄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斷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胤據等其罹恪等事遠

漢後主禪景耀元年 正編



能不濫賞  
更奇

無端縮地  
計之最失  
者

徙者一切召還。有乞為恪立碑者。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寄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放棄之也。  
質實 丁奉廬  
仗兵器也。 江人

### 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

於是詔督漢中胡濟、郤屯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

入來 質實 漢樂二城 注見建興七年 漢壽縣名 注見延熙十六年

書法 維之失計 漢所以 亾者也 故特書之

天象 巳卯 二年 春正月 黃龍二見 魏寧陵

井中 質實 寧陵縣名 注見 秦二世元年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群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魏主猶有  
深識非晉  
武之喜所  
能及也

**發明**

龍見井中，獻以之，改元而髦以之，自諷亦足以覘二人之識趣矣。獻雖克終于位，而髦則不免成濟之禍。後世以龍見為祥者，可以觀矣。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

**射**

**質實**

諸葛瞻，琅邪陽都人，亮之子。

祗以巧佞有寵，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處外權，任不及祗。

**書法**

漢蜀諸臣無不具官卒者，惟陳祗不書罪之也。漢之亂，陳祗為之。

庚三年

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

**考異**

按魏主髦是年五月被弒六月

元帝立此當分注魏甘露五年元帝曹奐景元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

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

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

暮無成謀  
卒以取敗

千古弑逆  
未有兇狠  
下賊濟者

直欲討昭  
快絕

有是母有  
是子賢哉

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不必  
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欲  
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  
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  
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  
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  
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  
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  
往枕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昭入殿中召群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  
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論者以泰方  
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悲慟  
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  
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

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  
不復言顗或之子也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  
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  
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  
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  
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孚等請以  
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  
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集覽** 并命并去聲并  
命猶言並死言  
以此而與其主  
**質實** 荀顗潁川潁陰人玄伯  
陳泰表字一統志云安  
平漢初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  
陵國北齊為博陵郡治隋置深州後省州以  
縣屬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  
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改屬晉州

漢後主禪景耀三年

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向雄河內山陽人

**書法**

書南闕下何迎而弑之也司馬氏之姦謀豫矣其姦黨衆矣於是經以不

俱報昭被殺耳綱目特書死之以見舉朝皆姦黨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五詳孺子

嬰居攝元年君弑而死之者五王經也庾珉王雋也辛賓也顏見遠也宋令詢也

**發明**

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况唱逆者賈克而抽刀者成濟今但歸

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况昭久操國命特借

不成濟之手而已雖莖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弑

### 六月魏主奐立

討始可以成禮莖矣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質實**

常道

鄉古邑名漢初爲常道縣屬燕國後屬渤海郡尋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東安縣西北

**書法**

於是昭迎立奐不書迎立何罪奐也國君新弑奐立不討賊則與平時奚

辨矣故以恒辭書之然則魏主濬曷爲書濬立宋壬辰年濬嫡孫也立而討賊則無

嫌乎立矣

### 吳作浦里塘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群臣皆以為難  
唯將軍濮陽興力主之功費不可勝數士卒  
多死民大愁怨

**集覽**

濮陽興濮陽  
復姓興其名

**質實**

濮陽興  
陳留人

### 吳會稽王亮自殺

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王  
禱祠有惡言吳主遂黜亮為候官侯亮自殺

**質實**

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一統志  
云候官漢舊縣名元鼎中立候官都尉

屬會稽郡漢末為東候官縣晉屬晉安郡隋  
省入閩縣唐武德中復置此縣元和初復省

入閩縣尋復置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  
屬福州府謠言爾雅徒歌曰謠言亦作畚

### 冬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

沈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  
患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  
給穀千斛主簿陳廡褚瓘入白曰教旨思聞  
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  
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言不合宜不  
加以賞則遠聽者又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  
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告下之事可小須  
後沈曰興益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  
何不言之有瓘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  
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

致言以實  
不以文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

漢後主禪景耀三年

正編

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水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其不然，雖懸重賞，忠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集覽**

蘇虛今反，碧力灼反。拘介之士，拘執守也。

介廉潔也。後漢仲長統傳：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顏師古曰：自拘束而潔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貪昧之人，漢書苟昧於權利，顏師古曰：苟昧貪也。興益本傳：作立德受分，分扶問反，定分也。諤諤之言，張九韶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之節。

**質實**

曰曹魏

置豫州刺史，治譙縣，領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五郡。

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春三月，魏遣兵迎吳降將。

### 未行而罷

胡烈輕聽，賴基諫止，不墮其計。

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由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基遣司馬昭書言：由等可疑狀，且曰：夷陵東西道皆險隘，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此事之危者。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昭從之。既而由等果不降。

**集覽**

沮水，沮千餘反。

括地志云：蟠冢山水始出山，沮洳因名。沮水又云：沮水一名川，水源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櫟陽縣，漢高於櫟陽，置萬年縣。案地理志：萬年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章懷曰：沮

水出武都郡東狼谷南至沙羨南襄陽郡名

入江夷陵注見周赧三十七年

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雍州一統志云沮水在襄陽府房縣西南源出景山東流入漢江

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 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

不交黃皓常情所難不為皓所愛憎得力全在一澹字志于功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

名富貴者惟不能澹所以招人忌嫉郤正誠可師也

不過六百石而亦不懼其禍帝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使薛翊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集覽**

羽火羽反突決突謂竈突窻決破也

**質實**

郤正河南偃師人甘陵國

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

### 鮮卑索頭貢質於魏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疆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

國勢

元魏之先  
出自鮮卑  
故詳叙其  
世系

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悝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貢于魏因留為質

**集覽**

索頭鮮卑

別部也姓拓拔氏其俗以索辮髮因號索頭可汗音搃寒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毛可汗名後追尊成皇帝推寅可汗名後追尊獻皇帝車悝鮮卑別族也悝古魂反詰汾元魏神元皇帝名定襄古并州之域秦為太原郡地隋改忻州有定襄縣盛樂雲中郡邑盛音成洛括地志云故城在并州新興郡

**質實**

定襄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

一統志云盛樂漢之縣名屬定襄郡後魏初拓跋力微都此號盛樂唐置振武軍遼為振武縣縣北七十里有黑沙磧在焉故城在大同府城西北

**書法**

索頭始見綱目

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秋八月吳立子璽為太子

**集覽**

璽史炤釋文案吳錄載休詔曰太子名璽字苕璽音如湖水灣澳之灣苕音如迄今

之迄 ○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不克

初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



漢所恃者  
姜維而使  
之疑懼不  
安能無亡  
乎

無厭何以自存。維遂伐魏，攻洮陽。鄧艾與戰於佚和，破之。時黃皓用事，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遂辭而出。帝救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集覽**

洮陽縣屬零陵郡，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零陵湘源縣西北。洮音滔，沓中，金城郡河關縣之西南羗地。

**質實**

一統志云：洮陽，漢之縣名，屬零陵郡。隋廢之，故城在桂林府全州北三十五里。

**書法**

亮之伐魏也，六伐六書其官。維於是亦六伐矣，皆不書官，何罪？維也不量

力而數勦民綱目，固不得而予之。

**發明**

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不為之隱憂。然綱目書之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討讎賊，固非貧忿私慾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 吳以濮陽興為丞相

初，吳主休在會稽，興為太守，遇之厚，而張布嘗為左右督將，及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

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諫止之、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入。

**質實** 韋昭雲 陽人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爰善、號竹

交

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汗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効之、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與安皆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常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集覽** 任俠注見武帝元朔二年毀瘡骨力毀瘁瘠瘦而至於骨立哀痛之甚故也荷鍾荷上聲負也鍾側洽反鏊也放達注見晉成帝咸和元年箕踞而鍛箕踞傲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其形如箕也鍛小冶徐氏曰椎之而已不消故曰

**質實** 稽康其先小冶晉書注嵇康善鍊鐵

姓奚以避怨徙譙家于鉅之嵇山因命氏焉阮籍陳留尉氏人瑀之子山濤河內懷人何秀同上郡人王戎琅邪臨沂人祥之姪劉伶沛國人何曾陽夏人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裔衣裾也徐廣曰裾衣邊也故謂之四裔華夏曾鞏曰夏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東平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

魏實忌維  
而使之避  
罪沓中失  
其恃矣此  
所以不踰  
年而亡也

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執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紿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軍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群臣莫知。

**集覽**

官騎路遺官騎官名也。路

遺姓名也。滅虢取虞，春秋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下陽。五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質實**：荀勗，潁川人，爽之曾孫。陽安關在成都府城東一百五十里。陰平縣名，注見炎興元年。

癸未

**炎興**

元年

魏景元四年

吳永安

**考異**

提要無分注是

歲漢

四字

春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祠，以

忠武傳言  
具卒後百  
姓巷祭戎  
夷野祭其  
係人思慕  
如此乃以

禮秩不許  
立廟拘矣

通鑑綱目

卷十六

三

崇正禮一統志云諸葛亮墓在漢中府  
從之沔縣東南一十五里葛亮廟在

漢中府沔縣東南八里沔  
陽縣名注見建興七年

**書法** 書立廟錄功臣也終緇目功臣書立  
廟二是年唐玄宗天寶四載李勣武

氏之崇恩  
不與焉

### 夏五月吳交趾殺其太守以降魏

吳交趾太守孫誦貪暴會吳主遣使至郡又  
擅調孔雀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遂作亂  
郡吏呂興殺誦及使人而請吏于魏九真日  
南皆應魏以興為將軍都督尋為其下所殺

**雀覽** 九真在嶺南漢武遣路博德平南越以  
其地為九郡九真其一也案九真本水

名因以 **質實** 格物論云孔雀文禽廣益諸州  
所產高四五尺雌者尾短無金

翠雄者五年始成初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  
與華萼俱榮衰士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  
幽隱處伺過急斷其尾回首一顧金翠無復  
光彩矣交趾郡名注見唐太宗大中二年九  
真郡名注同上年日南郡  
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  
之美維戰敗還守劔閣

通鑑綱目

卷十六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三

正編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瑾持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會過幽州刺史王戎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發洛陽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遣廖化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救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爲先鋒攻

急遽中改  
元甚無謂

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衆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大得藏庫積穀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合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會

**集覽**

甘松地名諸羌之地

有甘松嶺韻會注本河關之西南羌地唐置松州以地產甘松因名焉武街街本作階雍梁之域古西戎地戰國時白馬氏因居焉漢代置武都郡西魏立武階郡尋改武州唐置行州又更名階州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平行安然而行也陰平今文州是漢武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晉爲陰平郡括地志云鄧艾所出古陰平道在今文州漢

陰平也其地與江油為鄰又非隆慶府陰平縣也同谷志云秦屬出入之道三國漢以為邊陲要阨諸葛亮定之因為西蜀之防劔閣在利州綿谷葭萌二縣諸葛亮相蜀於此立劔門縣寰宇記云以大劔山至此有隘東之路故曰劔門鑿石架空為飛閣道以通行路故曰劔閣圖經云大劔山在劔門縣又有小劔山在其西北三十里連山險絕飛閣通劔故名劔閣道至宋以劔門縣隸關中紹興以來劔門關亦列在利州路十七郡之數

**實**

狄道縣名注見高后六年一統志云耳松古氏羗之地名西漢始置護羗校尉屬河

昌二郡唐初于嘉城置松州以其地產斗松故名後置都督府天寶初改交川郡後復為松州廣德初陷於吐蕃至元時始內附本朝初置松潘衛後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道祁山注見建興六年武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駱谷關名注見延熙七年子午谷注見建興六年衛瓘安邑人劉寔平原人陰平道名漢開西南夷置之屬廣漢郡晉置陰平郡永嘉末為氏羗所據始置文州隋廢為縣屬武都郡唐復置文州天寶初改陰平郡乾元初復為文州屬隴右道宋建炎以來屬利州路元屬鞏昌路本朝改為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隸陝西都司劔閣在保寧府劔州北三十里兩崖峻拔鑿石架空

而為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劍閣秦司馬錯由此道伐蜀

**書法**

還守劍閣何著退屯漢壽之失也漢之滅姜維為之

### 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於吳吳使大將軍丁奉向壽春下封孫異向沔中救漢

**發明**

書人微者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意則當遣將帥師鼓行而進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今乃僅命丁奉輩向壽春向沔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此所以不書救而書援而又書人以微之也雖然吳人為

義不力行亦自及號曰虞舉可勝惜哉吁

###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是蜀捷交至詔復授之昭乃受命辟魏舒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魏舒勝人  
全在器度

通鑑綱目 卷之六

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集覽** 水碓，碓春也。廣雅曰：「碓，碓也。通機碓。」孔融論曰：「水碓之巧，勝于聖人之斷木掘地。」皎厲，正義曰：「皎猶矯也。厲猶戾也。」上計掾，上計者，上計簿使也。掾，官屬也。凡郡國每歲盡遣吏詣京師，上計謂奉上下戶口錢穀之數。朋人不足，朋輩也。凡射者分為兩朋，朋人均敵，以較勝負。偶遇其朋，乏一人，遂以舒補。

數。  
**正誤** 皎厲，今按皎顯白也。厲嚴峻也。魏舒之賢，不為矯戾之行，不足言矣。  
**實**

**實** 魏舒任城人，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年。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

尚皆死之。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劔閣西。」

忠武子孫  
忠義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正編

瞻尚雖智  
不足以拒  
敵然外不  
負國內不  
違父之志  
可謂忠孝  
兩全矣

通鑑綱目 卷之六  
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粘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邈死。陳集覽：江油本廣漢郡，劉氏道地。三國魏得其地，置江油郡。西魏立龍州，今

龍州有江油縣，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方軌，軌車轍也。方軌言並軌而進也。爾雅云：「方舟者，併兩舟也。」此軌亦兩也。長驅，謂無禦之者。顏師古曰：「猶言直進也。」質實：志云：江油，漢之縣，名屬廣漢郡。本秦氏羗之地。晉因之，改屬陰平郡。西魏置龍州，後周又置江油郡，俱治江油縣。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平武郡。唐改龍門州。天寶初，改江油郡。乾元初，復為龍州。宋改政州，後復龍州。元仍治江油縣，屬廣元路。本朝省州入縣，改屬保寧府。涪，漢之縣，名屬廣漢郡。蜀漢屬梓潼郡。晉以後，屬梓潼。巴西二郡，西魏改縣曰巴西。置潼州。隋初，改為綿州。後改為金山郡。唐初，復為綿州。天寶初，改巴西郡。乾元初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正編

復為綿州宋仍舊元初屬成都路後以魏城縣省入潼川路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綿竹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德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群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譙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就能至南遠夷平常無所供給猶數反叛今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耗損諸夷其叛必矣乃

寇至不知黃皓誤之也

北地王諶烈丈夫也  
可以見昭烈可以對忠武

劉禪乞憐不及軍士多矣

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歿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勅姜維使降鍾會又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群臣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見禁將士無得虜略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以下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及諸郡縣圍守得勅放仗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集覽調度用度也南中諸葛亮本傳曰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七郡謂犍為牂柯越雋益州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武都沈黎汶山也。面縛索隱曰：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正義曰：劉氏云：即面背也。此說稍迂。輿觀與共舉也。觀空棺也。賈逵曰：輿棺從之，皆示其君將受死也。鄧禹故事：初禹收赤眉賊，赤眉望風而降者日以千數。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

**質實** 北地國各注見秦始皇廿七年一統志云：照烈帝廟在成都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本朝初合廟祀之。

**書法** 書帝出降，何不死社稷也。故諶書爵之，凡國滅書死之，亡國之善辭也。以為國雖亡，不為無人焉耳。終綱目書死之五十八

四、詳孺子嬰居攝元年而國滅書死之者。三國、漢之亡也，書傅僉諸葛瞻北地王、吳之亡也，書張悌、涼之亡也，書掌據皆亡國之善辭也。周秦亡不書亡，此其書漢亡何所以紹昭烈於高光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著之。

**發明** 姜維身都將相喪師，感境黃皓寵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

至於死節之臣，乃在傅僉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大哭於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犬彘之

不若。嗚呼。謀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傅葛書爵，謀書皇子，及其子尚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亟予，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若夫鄧艾方書至成都，即書帝出降，所以責帝禪不能死守之罪。書漢亡，所以見漢之自亡而非艾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法之深旨也。嗚呼微矣。

### 吳兵還

吳聞漢亡，乃罷兵。中書丞華覈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艸莽竊懷

張悌策三國興亡

不寧，陛下聖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獻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矣。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集覽**

草莽芥菜也。其實至細，言草莽者，自喻至微至賤也。

**質實**

國勢

華覈吳郡人襄陽縣名  
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 吳以鍾離牧為武陵太守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  
乃以牧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  
攻西陽郡中震懼朝吏以為諸夷阻兵不可  
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  
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  
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即率所領晨夜進  
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  
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郡名古蠻荆地槃匏之後即辰陽也今辰  
州是圖經云在辰水西水之北因名焉

**集覽**

西陽

兵

上德

### 魏赦益州復半租五年

**實**武陵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五溪夷注  
見建興九年鍾離牧會稽永興人一統志  
云西陽漢之縣名屬武陵郡以縣在酉水之  
陽故名晉廢之故城在辰州府城西一十二  
里

**書法**

書善魏也滅國復其民終綱目凡再  
書是年隋文帝開皇九年復陳境十

年

### ○魏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通鑑綱目

卷之六 魏元帝與咸熙元年

正編

正編

申元興元年 ○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

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禍本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竝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元惡既服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若待命往復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執

姜維說會使反意不忘漢也

王肅女知人

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章表皆易其言令悖傲至是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勅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克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令山壽為行軍司馬鎮鄠初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



昭自料力能遙制

何等奸深

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  
 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  
 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  
 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  
 智勇竝竭強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會意  
 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  
 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  
 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  
 憂也及昭將之長安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  
 倍於艾但可勅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  
 前言邪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  
 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近日賈護軍問我  
 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  
 邪我到長安則自了矣會遣權先至成都收

懼智甚

艾會以權兵少欲令艾殺權因以為艾罪權  
 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  
 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  
 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誅及三族比至雞  
 鳴悉來赴權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權乘  
 使者車徑入艾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  
 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權營權輕出迎  
 之偽出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會  
 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  
 遂決意謀反欲使姜維為前驅自將隨其後  
 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  
 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  
 下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艾或不就徵吾自  
 將屯長安相見在近會驚曰但取艾相國知



權又智

忠

我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還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諸曹屋中，權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信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兵梃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

雄之馬友  
誼凡再見

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權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權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權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權聞之，不候駕而謝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

語似學道者

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集覽** 拜假服。虔曰。除官曰拜。仲常置也。陶朱公泛舟絕迹。春秋越大夫范蠡以越欲伐吳。蠡諫不聽。後越竟滅吳。蠡懼誅。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後之陶。號為朱公。徐廣曰。陶邑名也。濟陰

定陶縣是今東平府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有陶山。陶山南五里。朱公冢存焉。要文章表於中路。要遮鄧艾所奏章表。無任謂無質任也。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內讀曰。納啓白鍾會使聽從。胡烈內入親兵一人。使出外取飲食。給語給誑詐也。語去聲。說示之也。疏與疏猶書記也。掩骼埋胔。注見。**質實** 杜預。杜陵人。畿之漢元帝建昭四年。**質實** 孫伯玉。衛瓘表字。羊祜。泰山平陽人。續之孫。辛憲英。穎川陽翟人。昆之女。羊耿之妻。

**書法**

書襲艾殺之。何艾無罪也。故將士追艾迎還。不書後。以鄧艾孫朗為郎中。

則書

**發明** 春秋滅國雖不一然皆未嘗予之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書滅譚以惡齊人強暴不義之罪書奔莒以責譚子不死于位之失至於齊人滅遂楚人滅黃滅江之類皆止書滅國者之罪而不書見滅者之由先儒謂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劉禪庸愚不能死國貪生苟免固可深責鍾鄧臣事弒逆之人吞滅蜀漢以成晉篡有功於昭大矣其如漢祀何哉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仗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連誅其子承襲一友少延赤帝子之祀鍾鄧設謀動衆戕民鋒

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綱目據事直書而理自見會以反誅故無可言艾本無罪而亦不免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語曰興滅國繼紀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後之謀欲滅人家國者可以觀矣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

**考證** 當加自字於進爵之上

魏詔晉公昭進爵為王追命其父懿為宣王兄師為景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拜而

求忠臣必  
于孝子之  
門信然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元年

五

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  
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書法**

進爵為王何自進也魏公操嘗書之  
矣於是書晉公昭司馬氏之篡曹氏  
教之也反復之理可畏哉綱目於  
曹馬書辭多同所以垂萬世戒也

**發明**

此何不書昭自進爵為王昭躬行弑  
逆凡在官者殺無赦人得而誅之魏  
朝諸臣如王祥何曾輩拱手事賊又從而  
加以王爵恬不知耻故書法如此以見昭  
弑逆之後雍容爵位雖篡勢已成亦如平  
居無事褒進大臣然者所以著魏朝臣子  
黨賊之罪爾不然而綱目豈予之哉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考證**

封當作廢○謹  
案凡例封其故

君則曰廢  
後倣此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  
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  
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漢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守素服大臨三日  
諸將勸弋速降弋曰道路隔塞未詳王之  
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  
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  
之何論遲速邪及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  
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  
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

但當論亡  
不亡不當  
論辱不辱

通鑑綱目

卷十一

魏元帝與咸熙元年

元年

五

正編

霍戈不終

癡絕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五

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昭善之委以本任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集覽** 人生於三謂君親師也

**實** 建寧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國岷山名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蜀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三年

### 夏五月魏復五等爵

晉王昭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

### 秋七月魏以羅憲為陵江將軍

初漢使羅憲守永安及漢敗憲得其主手敕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土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外不義甚矣乃繕甲誓眾厲以節義遣使告急於魏吳人來攻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增其圍憲被攻凡六月救援不到或說憲棄城走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

羅憲臣魏拒吳吾無取焉

通鑑綱目

卷十一

魏元帝孫咸熙元年

五

正編

也畢命於此矣魏遣荊州刺史胡烈攻西陵以救之吳師遂退晉王昭使仍舊任加號將軍封亭侯

**質實**

羅憲襄陽人陸抗吳郡人遜之子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魏使荀顛定禮儀賈克正法律裴秀議官制

**實**

裴秀聞喜人潛之子

從晉王昭之請也

**發明**

充自弒逆之賊而使之正法律三千之罪果有大於此者乎

亮廢休亡而立皓天不祥吳矣

吳王休殂烏程侯皓立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濮陽興入令子暉出拜把興臂指暉託之而卒謚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疇也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於興及左將軍張布興布說朱太后欲立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之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王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質實**

烏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

**書法**

前書吳主權卒尊漢也於是漢亡矣故休得書殂

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

十月立為晉世子

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又教以宜察時政所宜損益豫記以備訪問昭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

**質實**

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也

**書法**

操書以其子丕為丞相副此書以其子炎副相國書辭若一其示人反復

之理深切矣

十一月吳殺其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

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苑中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驕暴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執

**質實**

廣州注見晉武

帝太康元年交廣

**書法** 興布小人也書爵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殺書之

懲枉濫正刑罰也

### 魏罷屯田官

乙酉年 **魏** 咸熙二年 **晉** 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 **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夏五月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書法** 其者何其所謂妃也晉王之有妃宜矣曷為書曰其妃王所自封則其妃亦其所自謂之云爾已矣故

號之曰后亦書晉王昭號

○秋七月吳主殺景后及其二子○八月魏晉

王昭卒太子炎嗣

謚昭為文王 葬崇陽陵

**質實**

一統志云崇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冬吳遷都武昌

從西陵督步 闡之請也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

魏主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 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歿之日固大魏之



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留王，即宮于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景王。

文王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集覽** 金墉城在河南郡洛陽故城西北角，三國

魏明帝所築。  
**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 晉大封宗室

晉封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叔父佃、東莞王，弟攸、齊王，其餘封拜有差。佃，宣帝之子也。晉主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齊王獨不敢皆上請。  
**集覽** 佃，直又反。東莞，郡自本漢琅邪國地，後魏置北

徐州。唐改沂州，今沂州沂水縣。古東莞也在益都路莞音官。  
**質實** 一統志云安平

漢之縣名，屬北海郡。東漢改為東安平縣，屬淄川國。晉初陞為安平國，後廢之。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東一十里。**東莞** 國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

###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

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太常許奇父允受誅，不宜接近左右。晉主乃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  
**集覽** 矯，以矯止其曲也。青絲紉，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以青絲為之記。



祭統迎牲君執紼注紼所以牽牲也音直恐反又以忍反字通作紼禮封人凡祭祀置其

進

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官

**質實**

傅玄北地人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明

以此通下情是主德

年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奏已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得隱情

**書法**

自靈帝之篇書殺諫議大夫劉陶及是八十餘年諫官無書者於是書傳

玄皇甫陶嘉得人也晉之初政可謂知所先後矣諫官終晉世一書而已是年外此則趙書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晉元帝大興三年

丙戌

晉泰始二年

春正月晉立七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穎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至是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

**質實**

司馬鈞温人豫章郡名注見漢

晉世家

武帝元鼎五年〔穎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京兆尹〕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 晉除郊祀五帝座

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王王肅外孫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集覽**

王氣王音於况反興也太元經曰五行用

事者

**書法**

書予之也始郊見為譏漢文帝十五年則除之者為美矣終復復之何惑

哉已

### 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

吳使者丁忠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群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并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彊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質實**

一統志云弋陽

漢之國名治定城縣三國魏改為郡後廢之故城在汝寧府城東三百里光州境內陸凱吳郡人

### 吳殺其散騎常侍王蕃

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萬彀陳聲從而諧之後吳主會羣臣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

**質實**

王蕃廬江人

夏六月晦日食○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

羊祜復禮苦心

以情篤父子者而義茂君臣始信忠節為尤難

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沈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蔬素終三年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

**集覽**

衰經衰與縗通喪木也著在胸前長

六寸博四寸直心經徒結反喪首戴也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經首經以有子麻為之圍九寸要經大七寸有餘兩股相絞兩頭結之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衰之言摧經之言實經中實摧痛也以日易月古者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共之文帝遺詔令天下三日皆釋服宮殿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日緣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禫也三十六日而釋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工顏師古曰紅與工同此喪制者漢文創意為之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日之文禫又無七月也何謂以日而易月乎苴經之禮苴千餘反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苴者

黥也心如斬斫貌若蒼苴所以縗裳經杖俱備苴色朕本諸生家言我本是儒生家所天子所天者君臣所天者父子所天者父

**書法**

朝陵非古也自明帝始矣  
不悉書書此嘉孝思也

吳以陸凱萬彧為左右丞相

吳主惡人視已群臣莫敢舉目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視吳主居武昌楊州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晉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日

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集覽** 露根之漸，露暴露也。根本也。國以民為本。謂國無蓄積，則民漸至流離暴露也。北史陸凱傳曰：民者國之根，誠宜重其食愛其命。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晉并圓方丘之祀於

南北郊。○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十二月

吳還都建業。

吳主還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推令諫譏。滕后之寵，由是漸衰。遷牧蒼梧，以憂歿。后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眾，又使黃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然。歲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集覽** 璽綬，前王表奉上璽綬，注綬與綬同，綬也。所以繫璽。

**質實** 蒼梧，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惠帝

不輕赦知  
大體

教

年

丁酉 泰始三年 春正月 晉立子衷為太子

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有司奏東宮施敬三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

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

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尤志在公當官而行可

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司馬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於刑賞兩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

**集覽**

立進縣名

**質實**

李熹

銅鞮人武陔沛國人

**書法**

友占官田罪也以無罪書殺何譏偏也於是李熹奏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田以為非罪則皆無罪也而獨殺友是殺無罪也故

以殺書之

### 晉徵犍為李密不至

晉主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于人故也

**質實**

洗馬

先通音蘇典反前也前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注如淳曰先或作洗後書志太子洗馬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

**質實**

犍為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此言可奉以立身

### 夏六月吳作昭明宮

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已下皆白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乃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變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倣倣兵民之家內無甌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皆不聽

**集覽**

甌石甌都甘反罍也又擔石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質實**

一統志云昭明宮在應天



府臺城內太初宮之東

秋九月晉增吏俸○晉禁星氣讖緯之學。

**書法**

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讖之習盛至是禁之晉武

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也書禁圖讖始此終綱目書禁圖讖四

是年孝武帝寧康三年齊乙丑年魏隋文帝開皇十三年

○晉遣索頭質子歸國

**質實**

索頭鮮卑別部名注見漢後主景耀

四年

戊戌泰始四年春正月晉律令成

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晉主親自臨講中書侍郎張華請抄成罪條目懸以示民從之

**質實**

張華范陽方城人

**書法**

凡書成久辭也自魏書使賈充正律令至是而成五年矣綱目法律書成

三是年齊辛酉年魏新律成齊辛未年律書成

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考異**

提要無詔字

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

二語得考  
課之大要

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集覽**京房意其意有京房之遺風也。漢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主親耕藉田 ○三月晉太后王氏殂 **發明** 按

晉武孝德  
可師

葬例曰僭國之君稱帝曰某主。姓某卒。后夫人因事而見者曰某號某氏卒。無統之君稱帝者曰某主。某殂。其後夫人如僭國例。則此當書晉太后王氏卒。傳錄誤作殂耳。是後泰始十年書晉后楊氏殂。亦誤。凡南北五代書太后殂。書后殂。並當作卒。今不能悉見。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旣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有品

天象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晉大水。

晉揚州都督石苞罷

晉大司馬揚州都督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通。晉主遣義陽王望帥大軍徵之。苞掾孫鑠在許昌，聞之，或勸鑠無與於禍。鑠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

出都亭待罪。晉主聞質實石苞渤海南皮人之意，解苞以公還家。淮南郡各注見漢

武帝元朔五年許昌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一年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巳泰始五年春二月晉以胡烈為秦州刺史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雍涼梁州質實秦州注見漢光武置秦州，以烈素著名，建武元年天水郡西方，故使鎮撫之。

晉青徐兗州大水

書法去年晉書大水矣，於是復大水而連數州焉，變異可謂頻矣。綱目書大水

六十三連數州郡者十有一是年太康四年惠帝元康五年八年隋煬帝大業七年

唐太宗貞觀七年八年中宗神龍元年德宗貞元八年宣宗太中十二年懿宗咸通

十四年

進

###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仁將 餉 仁將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東莞王佃都督徐州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

不過十數人

**集覽**

鈴閣都督閣內置鈴架以警防不虞

**質實**

襄陽縣名注見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主德

###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歿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歿于其主息著募没入奚官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

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集覽**

息著募沒入奚官通

鑑釋文曰息謂傳僉之子姓也史釋是矣或解息為兒子非也記玉藻篇子姓之冠疏云

孫之子之所生故曰子姓又喪大記注子姓謂眾孫也著募二字疑是二息名斷沒為官

奴婢也奚官屬內侍省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住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

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也奚又胡禮反

**正誤**

息著募沒入奚官今

按史家多指子為息如左師觸龍云賤息舒祺東海王疆云息政小人之類傳僉以災興

元年戰歿至是纔七年安知沒官者非其子邪

**質實**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

**書法**

故漢名臣何葛傳之儔也錄其子孫晉於是能勸善矣故書予之

天象

秋九月有星孛於紫宮○冬十月吳左丞相陸

凱卒

初何定嘗為大帝給使自表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都尉典知酤糴遂專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眾事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定不可用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姚信樓

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聞何定之譖。徙其家建安。

**集覽**

奚熙小吏

**質實**

樓玄沛人。賀邵會稽人。一統志云建安郡名。周為七閩地。

秦屬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置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罷都尉。置建安郡。治建安縣。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大業初。屬建安郡。唐武德中。置建州。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末。陞為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本朝復

為建寧府  
隸福建道

進

庚寅 **晉** 泰始六年 夏四月 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

樂鄉

**質實**

樂鄉城名。注見康帝建元元年。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于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何定使諸將

各上御犬一犬直縑數十匹、纓繼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厨、吳主以為忠、賜爵列侯、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歿

**考異**此當

**書擊誤** **集覽** 秃髮樹機能鮮卑俗稱婢曰秃髮、作討其先乃婢、因以為氏、史曰其先壽闐之在孕、母相掖氏因寢而產于被中、鮮卑俗謂被為秃髮、後因而氏焉、樹機能名也、壽闐之孫

辛卯 **晉**泰始七年 春正月晉匈奴右賢王劉猛叛

走出塞 ○ 晉豫州刺史石鑒有罪免

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質實** 石鑒厭次人 **豫州** 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陳

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 **考異** 提要漏主字

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

乃還 **集覽** 倒戈倒丁老反戈平頭戟倒戈謂倒戈以戈柄授人而反自攻其後也今喻

人自攻其黨曰倒戈書武 **正誤** 華里今按華里在建業西

**書法** 遊未有書大舉兵者書大舉兵何譏勞人也漢明帝之篇書帝如河內不

至而還美從善也此書不至而還其美之歟危之也於是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

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綱目遊幸書不至書不果皆美也惟此為危辭終綱目遊

幸書不至二漢明帝永平四年是年書不果行一唐高宗總章二年

**發明** 兵者國之重事其可輕動乎綱目上書大舉兵書遊華里則吳主以兵為

戲蓋可知矣其不亡得乎

夏四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討之敗歿 **考異**

此亦誤書討與上討鮮卑同

初大司馬陳騫言於晉主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緩邊之才也將為國耻

晉主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不信也於是烈既敗歿弘討叛胡胡與樹機能攻弘殺之

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主乃悔之 **質實** 陳騫東陽人矯之子

秋七月吳復取交趾



吳三攻交趾皆敗沒至是遣陶璜李勗等擊取之九真日南皆降以璜為交趾牧璜討降

夷獠州交趾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日境皆平**集覽**南注同上年夷獠西南夷別名

曰獠音老又竹綾反**質實**陶璜秣陵人基之子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質實**

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晉安樂公劉禪卒

諡曰思

**書法**書卒何予存厚也於是漢亡八年矣

壬辰泰始八年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晉○二

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晉禱已成于克

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勗侍中荀勗越騎校尉馮紘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河南尹庾純皆與充不協會樹機能亂秦雍晉主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晉主曰誰可者愷及純因薦充使督秦

涼諸軍充患之問計於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賂揚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回以為請至是勗又與頰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集覽**

統都感反

**質實**

馮統安平人任愷博

昌人庾純鄆陵人峻之弟

**書法**

太子納妃不書此其書何志亂始也終綱目書太子納妃三晉賈妃宋江

氏周楊氏皆有故也

**發明**

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志亡晉之本又且逆賊之女也

### 晉太宰安平王孚卒

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晉主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卒年九十三謚曰獻詔賜東園温明秘器其家遵遺旨一不施用

**集**

東園温明秘器案後書禮儀志藏明器數  
覽 筥八甕三甗二瓦鐙一彤弓一彤矢八卮  
八彤八豆八籩八酒壺八槃匝几杖各一蓋  
一鐘磬各十六罇四簫四埙篪笙祝敵琴瑟  
竽筑篪篥干戈笮甲冑各一輓車九乘一靈  
三十六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鬲十二匏  
杓三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小杯二十瓦飯槃  
十瓦酒尊二又東園秘器注見漢哀帝建平  
四年

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

晉主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辯不已徽  
請罪之晉主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

主德 退

妄奏可免其官

書法

於是皇甫陶論事爭辯不已徽請罪之帝以徽越職妄奏免其官綱目特書以罪免所以示面諛者之戒也

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

濬為益州刺史

時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從事何旅諫曰胡夷相殘未為大患盛夏出軍必有疾疫不聽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兵曹從事楊倉勒兵戰歿弘遂誣晏欲反

有識

能

通鑑綱目

卷之六

吳主孫皓鳳凰元年

全

傳首京師。主簿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  
 晏不反。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廣  
 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  
 益州之矜領，正防今日之變，宜即時赴討，不  
 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  
 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斬  
 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初，濬為羊祜參軍，祜  
 深知之，或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  
 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至  
 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  
 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執，密  
 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  
 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  
 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

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  
 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  
 或見却，功夫已成，執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  
 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  
 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時作船木，枅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  
 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  
 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張敷  
 收濬從事列上，晉主召敷還，責曰：「何不密啓  
 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  
 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晉主善之。  
 蜀西南夷種名在汶山郡，案汶山今茂州，是  
 屬成都舟艦戶豨反戰船也。四方施板以禦

集覽

馬百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晉武皇帝泰始八年

全

正編

矢其狀如牢[樓櫓]櫓通作櫓城上守禦望樓也釋名曰櫓露也上無屋覆[虎符]漢文初與郡國為銅虎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長六寸顏師古曰與郡國為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後皆因之[列上]句絕[質實]汶川郡陳列而封上[輒收]句絕輒便也

漢武帝元鼎六年一統志云[益州]古為蜀國秦置蜀郡漢分置廣漢郡武帝置益州蜀郡隸焉王莽改益州曰庸部蜀郡曰導江東漢州郡復舊蜀漢都於此於益州置牧蜀郡置守晉武帝改蜀郡為成都國尋復蜀郡宋齊蜀郡皆隸益州後周置益州及蜀郡隋初罷

郡大業初復罷州為蜀郡唐改為益州後置大都督府及劍南節度於此天寶初改為蜀郡至德初改為成都府又陞為南京尋罷後復於此置劍南西川節度五代時王氏孟氏相繼有其地宋為益州路端拱初改為成都府元為成都路本朝改為成都府為四川道治所仍屬焉[何攀]成都郫人[廣漢]郡名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李毅]郫人朝之孫[王濬]弘農湖人[成都]國名注見益州[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建平]郡名注見太康元年

**發明**益州殺其刺史何以不書反胡夷自相殘賊而欲盛夏出軍討之召釁啓禍故以州書之若一州之民相與殺其刺史然耳王濬不請于朝何以不書矯戕賊

主將人得誅之何請之有故書討以正州兵之罪此所謂輕重之權衡也

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

**考異**

謹按凡例親戚書其屬此當書

晉以太子妃父充為司空

賈充荀勗馮統為黨

充與侍中任愷皆為晉主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朋黨晉主召充愷宴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拜謝既而以晉主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出為吏部尚書而與荀勗馮統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于家

九月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

闡世在西陵至是吳主徵之闡自以失職且懼有讒遂據城降晉

**集覽**

西陵即夷

陵也三國魏置臨江郡蜀置宜都吳曰西陵郡隋改曰夷陵唐改曰峽州今峽州夷陵縣有西陵峽

**質實**

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

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眾

兵

兵

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執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祐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于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絕寇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楊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

兵

兵

兵

兵

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東還樂鄉，貌無矜色。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祐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

抗用兵之智出人上  
帖不得不  
勝之以德  
其相結乃  
所以相傾  
也後人不  
詳其情事  
乃徒病其  
交歡徒知  
常而不知  
變矣

通鑑綱目 卷之六 吳主孫皓鳳凰元年

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遣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王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曰：「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况今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

叔人知人

不從。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集覽**張大張去聲，心自侈大也。青蓋當入洛陽，謂當有銜壁之事也。後八年果降晉。晉書安車朱斑輪青蓋車，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成藥，已合成熟藥。叔子，羊祜字。而昧，漢書荀昧於**正誤**而昧，今按**質實**一統權利注，苟昧貪也。昧，昏也。赤谿在荊州府夷陵州西北五里，即吳陸抗討步闡築城之所。東合大江，南山在岳州府。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晉武皇帝泰始八年 正編



華容縣南三十里樂鄉城名注見康帝建元元年王衍琅邪臨沂人夷甫王衍表字

**書法**

書晉救之不及何嘉抗也抗聞闖叛亟遣兵討之可謂能權矣故嘉之終

綱目救書不及三昇年羊祜梁乙亥年王琳同上齊遣兵惟齊為譏辭

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

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純榮宦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集覽**

高貴鄉公何在初魏

主高貴鄉公帥府衛出攻司馬昭中護軍賈充自外入令成濟弑之今庾純故云然

**發明**

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充自弑逆之賊乃以違養責庾純宜其取高貴

鄉公之問也然晉方護養姦回遂免純官既而內愧於心尋復用之綱目所以特筆起義欲使後人推考而得之也

吳殺其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

吳主之遊華里也萬彧與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因會以毒酒飲彧及平不歿彧自殺平憂慙而卒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

吳主以樓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歿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及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追為幸居者以出為福非所以保洪緒也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糜鹿老弱饑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

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誣玄與邵謗訕政事俱被詰責徙玄於交阯竟殺之

**集覽** 官下鎮主殿中事權方摧折其剛方

**書法** 或平虐從而思逃不無罪矣曷為與樓玄並書殺綱目澄源正本略或平所以罪吳主也其為盤遊之戒深矣

**發明** 孫皓前殺王蕃已書于冊猶曰庶僚云耳今又以無罪殺其將相大臣列書于此所以著其亂亡之迹也然則吳之亡也豈俟王濬進軍而後及乎

癸酉 晉泰始九年 夏四月朔日食 ○ 晉以鄧艾孫

朗為郎中

初鄧艾之歿人皆寃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歿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將吏愚慙自共追艾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與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歿無所恨而天下狗

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歿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集覽** 馮唐之言漢文帝曰高祛數言趙將李齊之賢馮唐曰齊不如廉頗李牧帝曰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 **質實** 馮唐之言事見 **書法** 拜官未有書某孫者書鄧艾孫何記功也是故書用鄧艾孫朗所以志晉武之記功書殺桓冲孫胤所以志劉裕之賊善安帝義熙三年



破盡符瑞  
陋習

### 吳主殺其侍中韋昭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昭求去，不聽。吳主飲群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見強，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集覽作紀，索隱曰：紀者，記也。積怒遂誅之。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為傳，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發摘，摘與摘通。

他歷反謂舉發  
挑摘其私隱

### 秋七月朔日食 ○ 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駢佚無忌  
大作色荒

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公卿女中選者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集覽九嬪，注見宋年嬪御。良人，東漢皇后紀：秦并天下，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注：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書法**

書選女入宮，始此綱目。書采選入宮，五是年甲午，年太康二年。唐太宗貞

觀十三年後唐乙酉年  
唯貞觀書詔為豫辭

### 九月吳殺其司市陳聲

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聲繩之以法吳主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集覽四望亭名也在太平州當塗縣東或云四望地名在寧國府北六十里

正誤四望今按晉書溫嶠傳嶠討蘇峻於石頭結壘於四望磯南史石頭有四望山

蓋山下質實一統志云四望山名在應天府有磯也城西北二十里西臨大江南連

石城北接獅子吳大帝嘗與葛玄共登焉晉溫嶠伐蘇峻亦築壘於此以逼之即此

甲 泰始十年 春正月日食 ○ 晉詔自今不得  
午 鳳凰三年

### 以妾媵為正嫡

晉主以近世多用內寵以登后妃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

### 三月日食 ○ 晉取良家女入宮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

書法往年選公卿女矣於是復取良家女而多至五千人書選可也書取甚哉

發明太王好色必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猶是孟子為齊君言之耳晉武沈

溺內慾去年方書選公卿女備六宮今此又書取良家女入宮則其遊宴後庭之失固不俟平吳而後見也喪軀亡國咎將誰歸書之以為鑒耳

吳殺其章安侯奮

**質實**

一統志云章安漢之縣名屬臨海郡三國吳因

之晉末省入臨海縣故城在台州府城東一百一十五里

吳民間訛言奮當為天子吳主誅之及其五子

秋七月晉后楊氏殂

初晉主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疾篤恐

慎讀春秋號為明經而謬解經傳大無人心矣

晉主更立后以危太子泣而言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以備六宮晉主許之既葬晉主及群臣除喪博士陳達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司馬公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

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然不若陳達之言質畧而敦實也

**集**

**覽**漢帝權制漢文後七年遺詔短喪齊斬齊衰注見漢宣帝元康元年斬衰注見漢昭

帝元平元年諒闇注同上年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記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善之也何以獨善之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書無逸周公曰我聞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作其卽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注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歿乃有信默三年不言

言孝行著叔向不譏景王除喪叔向姓羊舌氏名肸春秋晉之公族也周景王名貴左傳

昭十五年景王穆后崩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旣葬除喪以文伯宴籍談歸以告

叔向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樂憂甚矣王其不終乎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向音享肸許乙反衰麻衰音倉回反

喪衣也杜預曰衰在胸前當心用布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左衽之前

### 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舉首衆以濤輕重任意爲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

賢

進

山公甄拔甄吉延反察也拔擢也後漢啓事集覽爰延傳王者爵人甄其德注甄明

也非舉首今按謂非薦舉之首名

**正誤**

也漢書董仲舒傳哀然為舉首

**書法**

吏部尚書未有書者書山濤何善其職也書吏部尚書始此終綱目書以

為吏部尚書二十山濤蔡廓江湛謝莊等

蔡興宗等興宗再書褚淵何叢王晏郭祚

徐勉崔亮辛術徐陵孔奐牛弘馬周褚遂

良裴光庭楊國忠知選事三劉祥道李嶠

宋昱兩晉所書山

濤一人而已矣

### 晉以嵇紹為祕書丞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

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應命

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

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

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儀子哀痛父非

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

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

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

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

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

刈麥哀輒棄之遂不仕而終司馬公曰昔舜

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歿

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

王哀誠孝 教



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集覽**

蕩陰之忠，蕩陰之戰。嵇注見漢和帝永元

十五年蕩陰之忠，蕩陰之戰。嵇注見漢和帝永元

**質實**

東關注見漢後

主建興

六年

###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吳不即亡，恃有抗耳。抗死而長江不足為限，不五年而墟屬矣。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雷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臣所統見兵財

大豪傑學

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及黃門宦官開立，占募之人，乞特詔簡閱，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臣歿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集覽：疆場受敵常處，句絕疆場。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質實** 周魴陽羨人，南山未

**質實**

人，南山未

詳處所一統志云長橋在常州府宜興縣治南後漢袁府君造晉周處斬蛟於此元改名萬安橋

興

### 晉作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為之及橋成晉主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集覽**

河橋說文水梁也以舟相比為梁而渡杜預曰造舟為梁

則河橋之謂也

**質實**

孟津地名注見漢帝更始二年一統志云河橋在河南府孟津

縣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卒成之富平津未詳處所

**書法**

書作河橋記功也書作橋始此終綱目書作橋三是年河橋唐玄二開元

九年蒲津憲宗元

和八年吐蕃烏蘭

### 晉邵陵公曹芳卒

謚曰厲初芳之廢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不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侍疾

魏室有忠

敬  
喬孝更可

通鑑綱目

卷之六 吳主孫皓鳳凰三年

五

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質實**

一統志云邵陵三國吳之郡名

屬荊州晉宋齊梁並為邵陵國後復為郡隋初罷郡以其地屬潭州開皇中置建州治邵陽尋廢唐置南梁州貞觀中改為邵州天寶初又改邵陽郡乾元初復為邵州五代晉時改為敏州宋仍為邵州後陞寶慶府元改為寶慶路本朝仍改為府屬湖廣道陳畱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書法**

於是邵陵廢二十一年矣及晉始卒魏之俗猶近厚也故書予之

大疫

### 吳比三年大疫

**書法**

綱目書疫十五未有書比三年者三年大疫民何如哉吳之亡決矣

乙未 咸寧元年 吳天冊元年

### 春正月吳殺其中書令賀邵

邵中風不能言吳主疑其詐收掠千數卒無一語乃燒鋸斷其頭徙其家於臨海

**集**

**覽**

收掠收繫累也

**質實**

臨海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六年

### 夏六月索頭遣子入貢於晉

索頭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於晉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留之又密賂其諸部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晉武皇帝咸寧元年

五

正編

大人離

間之

**集覽**

拓跋力微拓跋複姓力微其名即北魏神元帝也其先出自黃

帝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為氏至孝文帝改姓元氏沙漠汗名也

汗音

寒

秋七月晦日食○冬晉追尊祖宗廟

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

晉大疫

丙申晉咸寧二年

吳天璽元年

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為光祿

勳

晉主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死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而忘百姓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初文帝臨終為晉主叙淮南王陳思王事而泣執齊王攸手以授之太后臨終亦流涕謂晉主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是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克曰卿二婿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克不答攸素惡荀勗馮統傾諂至是勗使統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苦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鎮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為光

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集覽**

文帝司馬昭也武帝受魏禪追尊曰文帝淮南

王陳思王事漢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長自以最親驕蹇被廢處蜀嚴道邛郵不食而歿三國魏陳思王名植武帝子也文帝即位以植醉酒悖慢貶爵徙封遂發疾薨桃符齊王攸小字位遇位職位也遇禮待也

### 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

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葦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

韋昭所謂  
篋篋中物  
為人所愚  
耳

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街壁之事也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吳主遣使者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為王又改明年元曰天紀

**集覽**

葦塞葦蕪也荀子涂葦則塞街壁古者相見之禮皆

**質實**

一統志云臨平湖在杭州府城東北六十里舊名鼎湖白漢末壅塞晉咸寧中

復開父老相傳云此湖開天下平故云臨平歷陽縣名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歷陽山在

和州城西北四十里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謂之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吳孫皓嘗遣使祭以太牢

**書法**

書譏也吳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為祥焉下書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綱目之垂戒深矣吳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滅率不過三四年耳變不虛生信哉綱目書湖開二是年陳丁未年

**發明**

孫皓淫刑亂殺罪浮於桀而湖開印發誇詡為瑞書之亦以著其狂悖不知滅亡之兆云耳

### 吳殺其郡守張詠車浚尚書熊睦

詠為湘東太守不出筭緡吳主斬之狗首諸郡浚為會稽太守公清有政績值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為收私恩遣使梟首睦微有所諫吳主以刀鏢撞殺之身無完肌

**覽**

筭緡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率緡錢二千而一筭

**質實**

湘東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衡陽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

###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日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

抗死而後有伐吳之疏



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疆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籬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栖而不敢出，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而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執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

能持久  
戰守所  
忌

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虐，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為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集覽** 秣陵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質實** 梁益

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益注見秦始皇八年。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

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珣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尚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晉主不從。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集覽**：珣，余招反；碧，力灼反；奕，夷也。但早晚事耳。取三王家天下，蔡邕獨斷曰：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質實**：楊駿，弘農人，稱大家。郭奕，陽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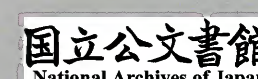
丁酉 **晉** 咸寧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 ○ 三月晉討樹

機能破之降諸胡二十萬口 **考異** 此亦誤書討

討樹樹 **考證** 討當 能亦誤 作擊 ○ 秋七月有星孛於紫宮 ○

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

衛將軍楊珣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晉主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徙亮為汝南王，督豫州，倫為趙王，督鄴城，輔為太原王，監并州，佃在徐州，徙封琅邪，駿在關





賢

中徙封扶風。又徙顓為河間王，東為南陽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允、該、遐，皆為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集覽** 扞城注見周顯王二十三年干城分列分音扶問反

晉大水。○冬十二月，吳人襲晉江夏汝南大畧。

而還

安重不爭  
小捷得大  
將體

吳人襲晉江夏汝南畧千餘家。晉主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執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汝南郡名注

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吳司直中郎將張儉伏誅

吳主以儉多所譖白，甚見寵任。儉表置彈射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

相告訐，獄犴盈溢，至是集覽獄犴，犴本作犴，音岸，胡地野犬。

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後漢崔駰傳：獄犴填滿，注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犴通作

岸。詩：小宛篇：宜岸宜獄。注：岸，訟也。

**書法** 倂以善諂取寵，至是以姦利事誅，則罪人也。故孫皓自即位至今，凡九書

殺，惟張倂以伏誅。書綱目之疾，讒說嚴矣。

**發明** 姦回之人得志，亂世然亦未必能免。孫皓淫虐而張倂以讒諂用，可謂卉

之春而稼之秋矣。未幾亦以誅死。綱目書之，其亦警戒小人也歟。

### 索頭拓跋力微歿

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共諂而殺之。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

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

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質實**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

見晉愍帝建興四年鮮卑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亭縣名未詳處所。

戊戌 咸寧四年 春正月朔日食 ○ 夏六月晉羊

祜入朝

不居功伐  
人所不及

祐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祐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祐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祐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祐卧護諸軍祐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階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 秋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

芟水災之  
業

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集覽**

螺蚌螺亦蚌屬也蚌與蚌同蜃屬說文蛤也填

淤填塞也淤依據反說文澱滓濁泥也字或作淤又通作闕史記河渠書填闕之水

**書法**

終綱目書螟五詳漢武帝元光五年舍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

### 吳殺其中書令張尚

吳主忌勝已者尚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  
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  
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

**集覽**

百觚 觚鄉

飲酒之爵也受三升又韓詩外傳一  
升曰觚觚之義寡也飲常寡少也

**正誤**

觚百

今按孔叢子平原君強子高酒曰堯舜千鍾  
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子可辭焉吳  
主以孔子能飲百觚故曰張尚

**書法**

自甲申至是綱目凡十一書殺皆殺  
無罪也而孫皓居其十皓之淫虐如

此不亡日亦... 此不亡日亦... 此不亡日亦... 此不亡日亦... 此不亡日亦...

進

### 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

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欲啓  
而不敢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前欲  
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晉主  
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宴  
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僞  
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  
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便與  
我好荅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  
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踉蹌衆人  
乃知瓘嘗有是言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  
老奴幾破汝家

**質實**

一統志云凌雲臺在河南府洛  
陽縣舊寧陽門外水井北魏文

帝所築高二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精巧謝舉王裒俱有凌雲臺曲

### 吳人大佃皖城晉人攻破之

吳人大佃皖城謀寇晉邊晉都督揚州軍事王渾遣兵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集覽大佃皖城佃音甸案廣韻注營田也大廣營田於皖城也皖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質實王渾晉陽人昶之子

主德

### 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集覽雉頭裘以晉主焚之於殿前因有是詔

為其

進

### 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鉅平

### 侯羊祐卒

祐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甚哀祐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晉主曰祐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謚曰成南州民聞祐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祐好遊岷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

其仁將

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

**集覽**

峴山峴胡典反山在襄陽城南

十里歐陽修峴山亭記峴山臨漢上望之

**質**

**實**一統志云鉅平漢之縣名屬泰山郡三國

魏以後仍舊晉末省之故城在兗州府寧

陽縣境內峴山在襄陽府城南七里晉羊祜

每登此山置酒嘗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

祜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見者莫不

流涕墮淚碑在襄陽府治東九里晉羊祜鎮

襄陽有功德於人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

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墮淚碑

### 晉司空何曾卒

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劉毅數劾之晉

主不問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

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

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

曰醜宜謚繆醜公

**集覽**

謚法注見秦始

**質實**

晉主策謚曰孝

### 晉清泉侯傅玄卒

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募捧白

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

懾臺閣生風卒謚曰剛玄與尚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集覽**

骨鯁鯁為作鯁音古杏反韻會舉要注徐氏曰古有骨鯁之臣

遇事敢刺鯁不從俗也一說骨鯁蹇諤之臣謂直言難受如骨之哽咽也歐陽氏曰骨鯁二字或作骨鯁說者多誤以骨刺喉為說宋景文以骨強四支冠其上以骨書之蓋欲正世人之失又於本贊尾後出鯁正一語蓋欲互見二字可通用二字訓堅強正直之義骨鯁猶言骨立之類

**質實**

清惠縣名未詳沿革

巳晉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吳天紀三年

### 將軍馬隆討之

**考證**

陷當作入討當作擊○謹按凡例曰凡非正統而相

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討其他悉從本文後倣此

初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惠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乎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御史劾之晉主命惟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吳上孫皓天紀三年

隆所取仍給三  
年軍資而遣之  
**集覽**  
四鈞三十斤為鈞  
九厄四鈞為一石  
**質實**

馬隆東  
平人

### 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

淵，豹之子也。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

五胡始見  
綱目  
漢之先

滅晉者實  
劉淵也

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羸，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畱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晉主然之，會豹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此和親之遺醜

通鑑綱目卷之六 吳主孫皓天紀三年

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集覽** 淵豹之子淵字元海匈奴左

女為公主以妻冒頓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隨陸隨何陸賈皆事漢高惠絳灌絳周勃也

封終侯灌謂灌嬰也其立漢文帝任俠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質實** 上黨郡

周赧王五十三年東萊郡名注見漢成帝永始元年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董養浚

儀 **書法** 亂華之禍始此矣綱目謹志之故為

左部帥書為匈奴北部都尉書為匈奴五部大

**發明** 先王別異封域置夷狄於要荒之外

其有慕義來王者亦以國門外處之

所以謹華戎之辨嚴內外之防也自曹操

分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漸繁晉氏

繼之蓋知所革既不能然在朝之臣方日

交譽劉淵之才乃欲畀之重任是所謂資

寇兵借盜糧縱圈檻之虎豹而使之噬嚙

於通衢者也考之分注如王濟李憇之薦

甚非處夷狄之道至於齊王攸之言可謂

先見甚明然亦未為有得正使一淵雖死

一淵復生母亦還其部伍遣之出塞嚴為

限隔之防可也書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

帥所以見五胡之

亂自此兆矣噫

# 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吳主每宴群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刺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灰亡無日。三者一乘，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向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

一時主臣  
無能正明  
弔伐二字  
者可醜也

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表言：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按，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功不在身，亦由恃恩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方與張華圖基，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晉主大怒，克免。

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筭乎？十一月遣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楊濟副之。克固陳伐吳不利，且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乃受命，將中軍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集覽** 少延視息延引也。猶言少延面目以視息於天下，注視與示同。息生也。莊子：應帝王篇，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臣心實了，句絕謂我此心實曉了此事。直是直，猶言但也。推枰枰，蒲兵反，謂碁局為枰。外寧必

有內憂，今釋吳而不伐，是謂內憂也。涂中，涂音途，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滙。

**正**

**誤** 外寧必有內憂。今按左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晉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山濤引此而言外若安寧，內必有憂，謂能平吳則外寧矣。然既無外顧之虞，則安肆自如，無所忌憚。內當有可憂之事，生何不釋吳勿伐，以為敵國外患乎？集覽誤甚。

**質實** 巴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 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陘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于

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來隆隆與樹機能大戰質實武威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涼州注斬之涼州遂平

見唐中宗

景龍二年

### 晉詔議省員吏

**正誤**

提要作吏員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

最言自不可易不得以人廢言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細苛宥小人。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微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集覽**

九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

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正義曰九卿所居曰寺。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蒞之局則謂之寺。因曰九寺也。蘭臺注見漢章帝元和元年。劇易猶言難易也。劇竭吉反。

吳主孫皓天紀三年  
 春二月丙子朔庚申  
 大旱無雨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六



